

鄧州志卷之二十三

古廷蔣光祖振裘氏纂修

藝文下

祭文

祭十二郎文



唐韓愈州人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奠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歿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壆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

圖書室

2740

30.7.24

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常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塋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亦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共孥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東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歿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爲雖暫相別終當久相與處故捨汝而攻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

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東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牙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康疆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旦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疆者天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疆者而天歟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

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
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
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幾何不從汝而歿也歿而有知
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
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疆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
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軟
腳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人常常有之未始以
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
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耿蘭之
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耿蘭之

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女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來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來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能撫汝以盡哀歛不憑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天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歿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歿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以往吾其

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
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
呼言有窮而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
哀哉尙饗

謁文正公祭文

明 范惟一

惟公駿德鴻功橫照今古未易殫述獨念公入貳政府曾
未幾時竟以忠直爲群枉所忌乃自陳乞知鄧州治鄧一
年許移守荊州鄧人被公休澤遮留滿道公亦不忍行復
䟽願留鄧上竟從之又在鄧者二年然後去嗟乎公在鄧
則澤及鄧人公在政府則澤溥天下乃使公柄政不久而

自請守鄧伊誰之咎哉按鄧志公在鄧政平訟理公餘治
花園置臺榭聽民遊樂其中所謂百花洲是也洲上故有
祠祀公歲久圯廢往郭守圖建之未竣會某奉今天子命
撫守來茲因與郡守潘君庭楠謀畢其事而潘君躍然應
命不三四月即已訖工既擇吉奉公神位於中乃敬陳常
品薦告落成惟公神留天壤何所不之矧茲鄧邦公所自
請而願留者洋洋在上庶幾鑒臨謹告

大祥祭父文

明
李永茂 州人

嗚呼慟哉父棄兒已忽忽二年矣父得天純正成性拙直
未入宦途無有罪譽不諳世法獨抱孩心應在極樂國歡

喜園無疑也獨此二年間兩兒奉母夫人冒蠻烟瘴雨當
水火盜賊紛至邇來病疾愁苦號泣連絲讒佞窺侮縱橫
擊排如行刀山劍樹沸鼎焚林如偶魍魎魑魅禱杌窮奇
有正一步卽人錯一脚卽鬼早一刻卽生暮一刻卽死者
父知之乎兒在南雄厝父骨於郊兒去南雄攜父棺與俱
兒遷韶州藏父棺於舟不令人識兒往仁化縣藁葬父柩
於石雲山上留李守壘余鳳典守邱墓皆父所知也葬甫
竣虔州報至丁光三撤守回庾嶺湘江將淪 準之天

經地義兒只以死守邱壠爲正然猶憶我父遺囑謂葬必
面北以望家鄉觀必昇歸以耐祖兆兒若堅守不去則

必以許衡廉希憲待兒兒不屈則必死兒死則還櫬之
責付之何人兒去而孤墳山牛狐狸爲隣露濡霜寒凄其
萬狀卽歲時伏臘余鳳輩亦知拜墓前盈尺若輩各有父
墓而不拜而乃拜兒父之墓兒有父墓不自拜而令若輩
朝夕拜况若輩又未必朝夕拜乎兒之罪萬萬矣今年二
月變至藤江向來踟躕瞻顧於石雲山下者今將身罹容
州令兒不死石雲山者死容州幾何不艸莽父命耶辟親
離毋屏子由妻走大廩山衣冠文物喪之一炬卽海內諸
名宿哭挽我父之哀些併成煨燼兒之罪萬萬矣父故後
瞻父之鬚眉杖履行止坐眠不可得聽父之聲音笑語愾

歎悲歌不可得每於黎陽州聖賢梯兩大集中見我父之
鬚眉杖履行止坐眠及我父之聲音笑語愾歎悲歌也嗚
呼痛哉兒欲養而父止此幾幾乎天無可問淚無可揮矣
是以走萬山中陟嶺則上登碧漢伏壑則下及重泉皆負
父書於背不敢令奚童代非負書也負我鬚眉杖履行止
坐眠聲音笑語愾歎悲歌之父也山瓜之役克兒謹事毋
夫人跬步勿移示兒以登峴視故人死而變起呼吸虎狼
輩遂捽兩集及兒集與吾家四朝誥敕於水非捽書也捽
我鬚眉杖履行止坐眠聲音笑語愾歎悲歌之父也嗚呼
慟哉父膺變而兒不死兒之罪萬萬矣卽今簡副本補之

不足贖也世亂如沸滄桑且變不敢久匿父柩於舟次者
人情也石雲之役石穴冷洹倉忙之際不獲善土兵燹間
隔又不獲舉而移之每一念至如卧層冰峩雪中栗冽僵
痺心搖口噤而不能語臨川吳氏曰墓槩生氣俾嘗溫煖
則親之魄體安誦斯言也兒之罪萬萬矣兒不孝離家萬
里棲止巖方身世坎壈旅况蕭條匿形垢面衣敝履穿如
處漏舟存亡呼吸而皆不顧獨念此四大罪舉之弗勝皇
皇宵旦卽饑亦飯憊亦眠對賓客亦酬酢而每每當食廢
筯當夢驚覺當揖讓賓客時悠悠忽忽如有所忘瞿瞿落
落如有所記兒心自喻兒口不能言也嗚呼慟哉人之所

生者心也心逸則生心勞則死見心勞如此不死何需然
數死而數不敢死者以我父還櫬之命念茲在茲釋茲在
茲也雖然焉可一也日日謀歸而歸計日非日日思親而
孤墳日遠風雨外摧憂愁中結心顏俱凋氣血衰耗兒欲
不死得乎人禽之界閒不容毫釐逆之關遲不一瞬使自
大梁來真卿尺組黃寇不可爲文山白刃兒欲不死得乎
邀父之庇得襲謝疊山十年之服父櫬還而死死亦瞑目
否則日月之頽不可追江河之下不能挽事變忽來非人
所料天人俱困惟道是安處欲待不能欲不死不得之時
兒有死耳父櫬未還而兒死兒卽不自瞑其目父亦可以

見兒之心兒將化爲啣石精衛泣血杜鵑棲息墓樹叫跳
悲鳴與我父魂魄共望中州耳兒復何言禮曰孝子有大
故不得葬其親神練時以尸柩尙存不可除服兒知勉矣
我父有靈尙冀邀范質公黃石齋楊璣部劉湛陸等哭訴
上帝俾啟佑聖人赫然一怒手造興復使兒竣此還櫬一
事以報父命父尙以兒言爲是否耶

祭李源李公文

高繼賢

知州

夫良車覆返騏驥莫能免其危合殿延菑榘楠無以辭其
難况乎尼山掩泣九鼎淪於東周信國啣哀孤舟沒於南
海雖關大運實悼名流惟靈挾雷電之英風秉天地之正

氣洪川比量胸羅星宿之奇喬嶽鍾靈體抱嵩華之秀七
襄炫錦騁飛馬之雄辭二酉窺書肆雕龍之綺辭雪髮白
簡初聞指佞之鴻名日隱彤墀終抱匪躬之大節冒煙蘿
於卉服千秋之歲難全矢篲銘於炎荒十載之艱已極而
乃恩歸烏哺守衰墨以報慈親難急鳴原誓金滕而生介
弟忠將致命誠且格天惟大義無虧斯全歸有待當其蓉
城作賦空傷故國之心旣而梅嶺歸魂猶灑中原之淚豈
不慟乎嗚呼姬姪初昌萋苴生還於洛汭炎灰欲燼草廬
歿殯於巴川興亡之勢不同忠孝之情則一賢叨臨茲土
景範貞良鐵忠烈之威神蒸嘗聖廟張睢陽之義節篆刻

穹碑褒崇既備於累朝卹典何諱於

聖代幾年薪膽仲氏任其劬勞萬里衰麻二難躋其仁孝丹
霞回首立臺蒸威斗之光少室爲家素髮煥聖周之色金
華潤翼戚惻陳辭玉戶長貞迨邇歆格

墓誌銘

故吏部侍郎昌黎韓先生墓誌銘

并序

唐
皇甫湜

長慶四年八月昌黎韓先生既以疾免吏部侍郎書諭湜
曰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隨世磨滅者惟子以爲囑其年十
二月丙子遂薨明年正月其孤相使奉功緒之錄繼計以

至三月癸酉葬河南河陽乃哭而叙銘其墓其詳將揭之於神道碑云先生諱愈字退之後魏安定桓王茂六代孫祖朝散大夫桂州長史諱警素父秘書郎贈尚書左僕射諱仲卿先生七歲好學言出成文及冠恣爲書以傳望入之道人始未信旣發不掩聲振業光衆方驚爆而萃排之乘危將顛不懈益張卒大信於天下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挾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跋邪解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灑灑不可窺校及其酣放豪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粟密竊窺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

嗚呼極矣後人無以加之矣姬氏已來一人而已矣始先生以進士三十有一仕歷官其爲御史尙書郎中書舍人前後三貶皆以疏陳治事廷議不隨爲非常惋佛老氏法貴聖人之隄乃唱而築之及爲刑部侍郎遂章言憲宗迎佛非是任爲身耻震怒天顏先生處之安然就貶八千里海上嗚呼古所謂非苟知之亦允蹈之者耶吳元濟反吏兵久屯無功國涸將疑衆懼洵洵先生以右庶子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宰相軍出潼關請先乘遽至汴感說都統師乘遂和卒擒元濟王廷奏反圍牛元翼於深救兵十萬望不敢前詔擇庭臣往諭衆慄縮先生勇行元稹言於

上曰韓愈可惜穆宗悔馳詔無徑入先生日止君之仁死
臣之義遂至賊營麾其衆責之賊恇汗伏地乃出元翼春
秋美臧孫辰告糴於齊以爲急病校其難易執爲宜褒鳴
呼先生真古所謂大臣者邪還拜京兆尹歛禁軍帟旱糴
醫倖臣之銜再爲吏部侍郎薨年五十七贈禮部尙書先
生與人澗朗軒闔不施戟級族姻友舊不自立者必待我
然後衣食嫁娶喪葬平居雖寢食未嘗去書怠以爲枕食
以飴口講評孜孜以磨諸生恐不完美游以詼笑嘯歌使
皆醉義忘歸嗚呼可謂樂易君子鉅人者矣夫人高平郡
君范陽盧氏孤前進士昶登左拾遺李漢集賢較理樊宗

懿次女許嫁陳氏三女未笄銘曰

維天有道在我先生萬頸胥延坐廟以行令望絕邪疢此
四方惟聖有文乖微歲千先生起之焯役於前曠義滂仁
耿照充天有如先生而合亘年按我章書經紀大瓌陰不
時施昌極後昆噫嘻永歸奈知之悲

朱翰林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給事中知陳州軍事兼
管內勸農使輕車都尉常山郡開侯食邑一千三
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尙書禮部侍郎賈公墓誌銘
并序

宋王珪

治平二年十月戊子翰林侍讀學士長樂賈君卒于京師

先是君病且篤天子遣使挾良醫日夜臨視之君卒不能起贈尚書禮部侍郎又賜黃金其家明年正月辛酉葬于鄧州穰縣冠軍里將塋其孤士彥以君功狀來求刻之而納于墓中太原王珪爲之序成都范鎮爲之銘序曰按賈氏其先周康王時唐叔少子公明封于賈遂以爲氏其後始顯于漢魏之間而望出長樂者世最大君諱黠字直齋世居真定之獲鹿自君之曾祖始徙於鄧今爲穰下人君少警悟方七八歲時人見其所作詩而驚偉之慶曆六年中進士第爲天下第一除將作監丞通判襄州事代還召試學士院進著作郎直集賢院判尚書刑部祀明堂覃恩

遷右正言君年少方進用遇事感慨數上言朝廷仁宗識
君手書常嘆賞之申揀尙書郎杜樞得罪權貴之貶復臺
諫官上殿論事之舊制極論狄青不宜除樞密副使遷三
司判官同修起居注奉使契丹還遷右司諫至和元年擢
知制誥權判吏部發推官乘澤李亢劉林等之奸而黜之
君初修起居注天子退朝御邇英咨訪治道而史官不得
與聞至是因請修起居注入與經筵遂爲定制嘉祐元年
君以父春秋高請知陳州遷部員外郎徙襄州屬父思
歸南陽旣至家而疾君亦自稱疾委郡事佐官而去卽
日上章自劾臺諫官以君輒去郡爲言降知郢州已而離

父憂服除君以前嘗謫郡不敢入朝詔起還之勾當三班院明年復除翰林爲學士判昭文館以疾復請郡乃除翰林侍讀學士戶部郎中知鄧州未行復以爲翰林學士知審官院因論朝士僞辭磨勘之弊朝廷從其言七年遷左司郎中知開封府御下方嚴人皆憚之革府吏籍外之濫補罷不次請遷之舊例于是諸吏取君所決十餘事緣飾而倡言之御史亦以是繩君仁宗見執政問賈黯所爲私乎對曰無有私也然而言者不已遂易君同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今天子卽位遷中書舍人受詔撰仁宗實錄更詳收使治平二年拜給事中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方親

政事君數進諫直言無所避上嘗謂君曰朕欲用人而未
識其可者對曰天下豈嘗乏人耶在陛下所用耳乃陳任
人之法五事一曰知人之哲二曰養育以漸三曰才不求
備四曰以類薦舉五曰擇取自代天子嘉納之又論德寧
公主下嫁之禮以正人倫請定濮王皇伯之稱以塞天變
踰月君疾未已願罷御史中丞乃除翰林侍讀學士知陳
州才數日而卒享年四十四曾祖廷隱太子右監門率府
副率祖昭遜內殿崇班閤門祇候父汶著作佐郎致仕贈
少府監毋陳氏繼母史氏陳初歸其宗父戒君他日能自
顯則往迎之君少遊陳毋歸封仁壽郡太君史封唐安郡

太君凡四娶馬氏任氏周氏皆早卒後娶薛氏今封延安
郡君二男子長元素早亡次士彥太常司太祝五女子君
所著文集三十卷尤長于議論云銘曰

世言直孺舉進士第一不十餘年踐兩禁爲得志而不知
直孺之事兩朝開陳補益如此嗚呼使天假之年盡其所
蘊澤之施于天下可勝說耶

明武德將軍孔鏡墓誌銘

明李賢

侯諱顯姓孔氏系出宣聖之後傳泐踈遠莫稽其詳先世
有徙淮甸者居鳳陽之靈璧遂爲其邑人侯早以茂材仕
元至山東行樞密院判時元綱不振群盜蠡起侯守沛城

我太祖高皇帝起兵定天下丙午年夏四月遣偏將陸叅
政攻徐州侯遂歸附吳元年春充宿衛夏六月授兵馬指
揮分巡金川驛橋冬十月改金吾右衛鎮撫洪武改元夏
四月授武畧將軍賜誥命侯累扈從南北征討二年秋上
聞鄧州自元將失剌把都攻而克之燬其城無居守者二
十餘年冬十一月乃命侯提兵五十人來治是州侯抵襄
陽詢鄧之流寓者導至故址於是冒霜露披荆棘收集散
亡興舉廢墜規爲新城三年冬十一月上聞侯治狀賜世
襲誥命四年夏城成公私屋宇亦完市井碁布人多來歸
是冬驗板籍得軍士千餘人編民千有七百餘戶五年內

鄉山盜起復率所部兵往捕之盡上嘉侯之功遣官齎龍
彩紵衣一襲六年秋七月復念侯効勞陞正千戶尋理戎
事不煩州政蓋優之也九月授武德將軍賜誥命侯與其
副益綜理經營以壯樓觀以浚濠池明禁耀武四境晏然
十年十一月上復念侯之功賜世襲誥命侯在職不懈每
欲足食足兵闢四野修陂堰民稱易治復如古昔十七年
春正月鑄雲版爲晨暮節有無賴者誣之遂逮侯夏四月
獲宥調貴州烏撒衛侯卽怡然赴任二十九年夏五月以
有疾引年請以兵付其長子乃歸老于鄧鄧人敬愛之加
於在任時新城之南建宅一區日課子孫選擇其秀者延

師于塾訓成之時徜徉容與於別墅山水之間見者不知其爲故將也一日忽嬰疾畢集親族慨然曰人生於世與朝露何異死生常理固不足介意所貴者有善可稱而名不泯焉爾吾昔受天子命來治此州於兵燹之餘故城榛莽爲虎狼麋鹿之所賴兵民之力而城之使名郡不滅于昔吾死不憾矣言訖而逝侯生於元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大明永樂某年某月某日享壽若干曾祖某祖某父某母某氏配李氏子男四人長著襲正千戶次藝次瑄次景女若干人長適某次適某孫男若干人長安襲正千戶次文行忠信溫良恭儉讓某某某俱有恒產不墜侯業孫女

若干人卜塋在新城乾隅湍河之北文之妻李氏賢女兄也通家之義不可以不銘銘曰

煌煌大明致時之亨開拓疆宇四方底平桓桓孔侯攀龍附鳳仗劔驅馳躬頻扈從鄧爲荒州餘二十年宸衷軫念簡任才賢毅此孔侯受帝之命手握兵權兼彼庶政翼翼新城載經載營惟侯之功不日而成遺黎乃來事我南畝足食足兵惟此賢守襄漢之南名郡再興惟藩惟翰以慰聖情誤玷青蠅蠻邦戾止皓首來歸鄧人咸喜相告朱君塋祠桐鄉任邱名城亦有中郎孔侯配之有美無忝湍河之藏無伐無剪我作銘詩刻石墓門奕世簪纓惟侯子孫

明柱國少保加特進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贈

太師謚文達李公墓誌銘

并序

明陳文

英宗睿皇帝光復寶位之初文武之臣以勲勞競進分執

國柄勢敵薰灼中外爲之震駭當時士夫能不從風而靡

者僅有幾人其憑藉聲勢以快一時之進取者何紛紛也

及禍敗相繼身遭竄戮者亦不旋踵其文臣遭遇受知得

以展其才能達諸事功讒言雖熾而害不及寵待益隆而

竟不衰逮聖上繼統信任弗渝而恩旨有加無已者少保

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李公一人而已公初以宣德

壬子河南鄉舉第一明年第進士正統丙辰授吏部驗封

主事乙丑陞考功郎中改文選郎中景泰辛未十月由薦
陞兵部右侍郎癸酉八月遷戶部明年五月遷吏部皆右
侍郎天順元年丁丑二月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
陞吏部尙書兼職如舊辛巳八月加太子少保甲申二月
進少保兼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成化二年丙戌三
月奔父喪五月回京沾疾浹旬不愈上遣中貴供饋間候
命醫屢更而藥弗效三月而卒是年十二月十四日也上
聞嘆悼不已命工部具棺禮部致祭自斂至塋凡九壇賻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謚文達又命官給驛舟遣其
喪命有司治塋事嗚呼生榮死哀公其備矣公生美質溫

雅而詳敏少時爲學卽知聖賢所當慕尙故自家食至仕
路凡先哲之格言必書之座右以自勉所知大人君子若
楊文貞公士奇楊文定公溥王文端公直薛文清公瑄莫
不敬禮之而望以遠大也公接士以禮相與言論必根于
道而平生所爲詩文大率以此公立朝三十年而所以受
知遇者無踰天順間言聽而功立位進而名流雖禍患屢
起於奸人而終莫之勝者以知遇有素而結之深也每廷
議大事衆惟公言是從無異之者予與學士彭公間有教
正公亦服從不愆奉父母以孝處諸弟以友內外無間言
受朝廷封贈賚與極于榮厚不自矜滿而樂于散給待人

接物無忌容故驕從填門無虛日獲見而退莫不咸悅其
卒得年五十有九聞者莫不惜之公諱賢字原德世爲南
陽府鄧州鉅族曾祖諱寬甫祖諱威俱累贈光祿大夫柱
國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考諱昇加封光祿大
夫柱國妣葉繼妣常贈封皆一品夫人初娶黃氏繼周氏
皆名族贈封皆一品夫人子男二人長曰璋次曰玠女二
人長女適翰林編修程敏政次適衍聖公孔弘緒從兄孟
芳爲湖廣布政司叅議仲弟謙以輸粟賑民饑得冠帶季
弟讓爲南京監察御史丁父憂家居聞公病篤卽徒步至
京不數日而公沒爲主喪事率璋玠拜予求葬銘謂將歸

葬于州城之南子與公同事內閣以直諫寅恭相資而不
比今方四年公忽棄去傷悼不能已云銘奚辭銘曰

泝李之先肇顯于廣爰至鄧州斯蕃族黨寬甫曾祖積德
隱居曰威曰昇茲地豐腴迺篤生公偉哉弘器聲價赫然
遭遇蓋世有功有烈四達弗遲其達伊何日受主知譖言
匪悅竒禍斯絕况有異事感化盜賊克孝克友兄弟父母
其儀弗忒哀榮光裕故山之原卜葬維吉納銘於幽光昭
無極

王仲子墓誌銘

韓應嵩

外史氏曰吾聞鄧西六十里與鄴連壤有王姓者稱右族

蓋范蠡計然猗頓之匹儔歟既老與李比部襲美過其家
問之鄉人爲余講轍道王氏德厚則知王氏爲鄉人毋仰
渾乳而活者數千家史載晏子不私其祿陶朱公再散千
金王氏殆將行古之道者豈顯顯自厚稱素封奴視閭里
者同乎哉王氏自始祖成卜居下肅里六傳而至蓋江君
盤江君者名希周仕爲主簿尉有惠政蓋江人祠之生二
子曰詔曰誥詔早卒而仲子誥以知印給事鄖中丞授華
亭縣鎮巡檢自少事伯兄如父諸吉凶事當罷行者一聽
處分無內顧故得薄遊已而伯兄御世遂辭歸養蓋江君
及王太孺人家旣饒於脂膏滄滄寒溫之費不索而具乃

其左右色養昕夕不懈則閔損季路不能加也元配張氏
早卒遺一女適張應勳繼娶劉氏又卒遺一女適劉應元
又娶劉氏生丈夫子九人曰某某女二蓋自萬曆改元逮
今皆仲子主家政今人頌厚道者悉歸仲子無異盪江君
云仲子生嘉靖某年月日以萬曆十三年某月日卒卒之
日遠近哀號吊者塞門戶家人不能盡識仲子之感人深
矣十五年冬將葬某山之原兄子懋志持狀稽顙丐余銘
其墓余以比部同遊聞鄉人語慨然慕其爲人於是爲之
銘銘曰

世之稱君子者何如哉將爲名耶或玉表而石表將爲貴

登州志 卷之二十三
耶或位尊而識懵苟自樹之無愆繫不爵而自崇若仲子者內洽家庭外諧里閭律以古道將方駕乎萬石君之遺軌依稀乎陳太邱之清風耶刻此樂石納之壙中億萬斯年惟爾之宮

碑表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元姚燧

有虞臣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賜羸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太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驛駟綠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何里傳次幾何至公者

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汲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兵圍蔡急城中糧絕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勅銀符提控復潰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陽開制闕改信効左軍統制制闕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測漫爲受犒欲致盡院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闕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

吾聞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盍遣是衆先之
在彼有生降之德在 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闕
然之別遺路鈴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
不相善蓋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一軍
譁譟皆言制闕不足爲盡力會明年己未十月天兵畧地
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
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闕欲一切以計殲之
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
誣以他辜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氓氓
膾脯寇手必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斬

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
兵投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
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瞪舌橋然不能下頃不得已乃親呼
其軍如所教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
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
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旣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

而臣妾其子女以利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

也乃開門納吾元兵

按宋人欲殺降將雖未可知然旣已遣戍鄧州未嘗復欲害之也况甲午

九月闔帥已易趙范惟以北軍爲心腹豈復有害祥意蓋是時宋兵連敗乙未七月蒙古已陷唐州故趙祥首唱叛宋之議害徐海忠義之將舊志濫入宦蹟今已削去此文亦不足存顧志其實蹟則其罪益著且徐海之死不見於

他書得此反觀不啻代爲表彰亦一快也

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遺寶

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闢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遠過教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乏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太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斤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

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
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今上以太弟之重命故
丞相史忠武公經畧河南始屯田漢上張平宋本盡還前
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
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
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州南數十里淪爲盜區
戰外耕內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
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三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
十有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塋自喪及窆祭哭聲
振城野數萬人皆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

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其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
布衣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
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
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
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齒坐序飲其疏簡日節
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贊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印將
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資樂施夫人霍
以賢閩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戶侃今鎮衢州男孫
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
季幼槃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托援之臣人無素助

可籍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
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
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絕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
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子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
全其受是依者內接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習習
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旣隕
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
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
變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
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

悠長能散宿居其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與此勢之必
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卽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
臣非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修俾則是澤也夫豈一
再傳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庚
子侃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宮鄞怡所撰行狀走鄞
請述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維西與我先人
居相適而遊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爲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
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衰祚偶方與時如鬪孺子
賁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日犇與國涉漢而驚來放

是州始脫危阨乃棄衆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爨螽荐殄
徒糧就豐于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
戰耕與是州民鬣穉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
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
塚傍萬家且駁有子將軍方曄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
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茲後來者頤

長樂林表

明李賢

吾族上世遠不可考其在宋有兄弟四十八人自後子孫
屢遭兵革不能自存於是棄家走四方各避害以全性命
而已國朝洪武初惟先祖少保府君來守祖塋嗚呼以四

十八人之後無慮千百指豈料守祖塋者僅存一人吾族之衰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已而先祖乃生三子於今孫枝又漸盛焉賢竊官於朝推恩三代曾祖祖父俱光祿大夫柱國少保吏部尙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妣皆一品夫人蓋盛極而衰衰極而盛一理勢之自然耳雖然盛極而衰之家不再盛者多矣吾族旣衰而復盛得非前人積德之厚歟譬之水焉淵之深者流必遠或暫阻焉終不害其遠也譬之木焉根之固者發必茂或暫困焉終不害其茂也吾祖之墓去鄧六十里號曰長樂林者自宋以來然也吾髮未燥時每隨父兄往拜掃焉但見叢木修竹絕雲蔽日中

有數墳纍纍相向吾於斯時茫然不知本源之義也洎爲諸生讀書講道心始開明歲時拜掃之際方思先世盛衰如此亦不慮及表而葬之也未幾出仕於朝三十餘年思欲表之亦莫之就而且於勢有未便者今也始克爲之蓋其志之堅情之切思之久成之急有不可得已者第恨爲之已晚難免不孝之罪或曰昔歐陽公爲隴岡阡表蓋卜葬其親已六十年矣且曰非敢緩也蓋有待也今子葬其祖亦三十餘年而始爲之抑豈非有待之云乎是大不然吾於初時何恃而待但其爲表乃在恩典極隆之後亦若有待焉者蓋事之適契豈敢上擬先正哉嗚呼後世子孫

誦此刻文可不惕然懼其衰至而思有以繼其盛乎欲繼其盛豈有他哉惟修德行義而不虧焉可也噫可不慎歎

丁二宇先生墓表

彭而述

皇清順治十三年丁二宇先生年七十七念旦夕將歸於土先爲槨瘞於二人權側爲合族氏少若長及里社親朋觴其處曰此吾百年後九泉也客有泣下者先生曰死生寄耳記曰狐死正邱首仁也仁也者不忘本也吾閱人間世已古稀有奇先朝露委溝壑得埋骨於先人穴旁幸矣先生初有丈夫子名如滙年五十餘以明經爲蘭陽訓誥踰陝州疾終於官先生歸其櫬葬今塋只有咫尺復有孫曰

英爲諸生俱先先生歿今所存者止一女幼適段氏先生
曰吾老無子孫段氏復幼一旦嬰老疾卧死牀褥瞑目無
知奄然長逝誰復舉吾骸葬祖宗墳墓先生之先瘞擲也
不忘本也危之也於是里人從而解之曰世人死者以有
後得殯於本氏塋是已今之纍纍墓下子孫乏絕者不可
以歿是未嘗無子孫也然則先生所不幸者長年耳先生
非無子孫者也先生有從子族氏人復多其又何忍不以
先生歸諸舊塋而爲鬼惜此一埋土哉先生之孳孳於舊
塋者不忘本也則從子與族氏人同此心審矣然則先生

登州元 卷之二十一 三
之有此舉也非慮之也蓋達也所謂死生寄焉者非耶先生名鎡又改士心幼爲諸生負盛名小試輒冠軍困棘園者凡十三次中副車者一歲貢終先生爲人義俠知交多當世名公卿又洞達喜獎借後學教授里中傳經四十年時人比之馬扶風王河汾云銘曰

象賢嶽嶽談經兩地不可謂無後也享年耄耄宦安舊壠可謂知本也先事而圖就木於土不可謂不達也夫是之謂丁公之墓也

賦

百花洲賦

廖揆
州人

古穰吳隅百花名洲八景之一范公所畱天喬並植水陸
菽收萃群芳之爛熳滋士女以遨遊茲不過一時之玩賞
而何遽不没于千秋蓋由其先憂後樂如古仁人之用心
布衣韋帶卽以天下爲己任故其治郡也政簡刑清有典
有則吏畏其威民懷其德瞻彼東南厥惟城陰爰有隙地
堪作園林于是以制西夏之法治圃畱佳葩而去毒卉以
置義田之心植木若其性而全其天使夫香氣氤氳飄渺
雲煙朝暉夕月氣象萬千又何羨乎季倫之金谷而實不
讓夫摩詰之韞川且也臺端建樓號曰春風噓萬物以長
養被草木與昆蟲時而春也百卉爭妍桃李繽紛時而夏

也菡萏映日芰荷承雲逮夫秋也籬菊散彩金粟飄香可
以玩庾樓之秋月登落帽之崇岡及夫冬也飛絮落蓋早
梅爭春一枝寄友不煩嶺南之折欄橋踏雪可披浩然之
巾公于此時乘十旬之休暇值公務之餘閒偕賓朋僚友
往遊其間登春風閣之層樓賦漁家傲之五篇把酒臨風
暢情怡顏西望太和南瞻襄樊遠眺龍岡近俛禪關吊睢
陽之故里朝看湍水之潺湲夫何歷宋暨明兵燹雲繞古
蹟湮沒荒州斷草破瓦頽垣墻傾壁倒邇邇賢守復古久
馳重張紹前賢之踵武越千載而彌芳喜民情之猶昔偕
父老以翱翔賦鸚鵡與白鷺不減崔李之鴻章說者至此

于何遜之在揚州潘岳之于河陽而愚以爲未當者庶幾
媿美乎南國之甘棠

詩

五言古

四言附

半石山

晉宗

炳

涅陽人

清晨陟阻崖氣志洞蕭洒嶰谷崩地幽窮石凌天委長松
列竦肅萬樹巉巖詭上施神農蘿下凝堯時髓

遙夜吟

南北朝

宗

尺

涅陽人

遙夜復遙夜遙夜憂未歇坐對風動帷卧見雲間月

荊州樂

三首

前人

道遞樓雉懸叅差臺觀雜城闕自相望雲霞紛颯沓
章華遊獵去紀郢從禽歸溶溶紫烟合鬱鬱紅塵飛
朝發江津路暮宿靈溪道平衢廣且直長楊鬱裊裊

折楊柳

南北朝

岑之敬

棘陽人

將軍始見知細柳繞營垂懸絲拂城轉飛絮上宮吹塞門
交度葉谷口暗橫枝曲成攀折處惟言怨別離

洛陽道

前人

喧喧洛水濱鬱鬱小平津路傍桃李節陌上採桑春聚車
看衛玠連手望安仁復有能留客莫愁嬌態新

對酒

前人

參映臨池竹香浮滿砌蘭舒文泛玉盃漾蟻溢金盤簫曲
隨鷺易笳聲出塞難惟有將軍酒川上可除寒

鷄鳴

岑德潤之敬

鍾響應繁霜晨鷄錦臆張簾迥猶侵露枝高已映元排空
下朝揭奮翼上花塲雨晦思君子關關脫孟嘗旣得依雲
外安用集陳倉

賦得臨階危石

前人

當階聳危石殊狀實難名帶山疑似虎侵波或類鯨
臨棟起蓮影入簷生楚人終不識徒自蘊連城

魚

前人

劍影侵波合珠光帶水新蓮東自可戲安用上龍津

春望

南北朝

宗

慄

溼陽人

日暮春臺望徙倚受餘光都尉新移棗司空始種楊一枝
猶桂馥十步有蘭香望望無萱草忘憂竟不忘

和歲首寒望

前人

旅騎出平原鉦鐃遍野喧接里開都邑連車駐小門稻車
回故塢獵馬轉新村古碑空戴石山龕未上幡所言春不
至未有桃花源

早春

前人

昨曠春風起今朝春氣來鶯鳴一兩嚙花樹數重開散粉

成初蝶剪綵作新梅遊客傷千里無暇上高臺

麟趾殿詠新井

前人

當爲醴泉出先令浪井開銅新九龍殿石勝凌雲臺

酬賀遂亮

唐韓思彥
州人

古人一言重嘗謂百年輕今投歡會面顧盼盡平生簪裾
非所託琴酒莫相并累日同遊處通宵歛素誠霜飄知柳
脆雪冒覺松貞願言何所道幸得歲寒名

飯覆釜山僧

唐王維

晚知清淨理自與人群踈將候遠山僧先期掃敝廬果從
雲峯裡顧我蓬蒿居藉草飯松屑焚香看道書燃燈晝欬

登州志 卷之二十三
三
盡鳴磬夜方初一悟寂爲樂此生閑有餘思歸何必深身
世猶空虛

暮秋山行

唐岑參州人

疲馬卧長坂夕陽下通津山風吹空林颯颯如有人蒼冥
霽涼雨石路無飛塵千念集暮節萬籟悲蕭辰鷓鴣昨夜
鳴蕙草色已陳况在遠行客自然多苦辛

郡齋閑坐

前人

負郭無良田屈身徇微祿平生好踈曠何事就羈束幸會
趨丹墀數得侍黃屋故人盡榮寵誰念此幽獨州縣非宿
心雲山欣滿目頃來廢章句終日披案牘佐郡竟何成自

悲徒碌碌

別董頴

唐杜甫

窮冬急風水逆浪開帆難士子甘旨闕不知道里寒有求

彼樂土南道小長安

後漢書注小長安今鄧州南陽縣南到別

我舟楫去

覺君衣裳單素聞趙公節兼盡賓主歡已結門廬望無令
霜雪殘老夫纜亦解脫粟朝未餐飄蕩兵甲際幾時懷抱
寬漢陽頗寧靜峴首試考槃當念着皂帽采薇青雲端

別張十三建封

前人

嘗讀唐實錄國家草昧初劉裴初建議龍見尙躊躇秦王
撥亂姿一見總兵符汾晉爲豐沛暴隋竟滌除宗臣則廟

登州志 卷之二十一
三
食後祀何踈蕪彭城英雄種宜膺將相圖爾唯外曾孫個
儻汗血駒眼中萬少年用意盡崎嶇相逢長沙亭下問緒
業餘乃吾故人子童叟聯居諸揮手灑衰淚仰看八尺軀
內外名家流風神蕩江湖范雲堪晚交稽紹自不孤擇材
征南幕潮落日鯨魚載感賈生慟復聞樂毅書主憂急盜
賊師老荒京都舊邱復稅駕大厦傾宜扶君臣各有分晉
葛本時須雖當霰雪嚴未覺枯栢枯高義在雲臺嘶鳴望
天衢羽人搖碧海功業竟何如

登覆釜山

唐
錢起

蝴蝶弄和風飛花不知晚王孫尋芳草步步忘路遠况我

愛青山涉趣皆遊踐榮廼必中路陰晦陽復顯古岸生新
泉霞峯映雪巘交枝花色異帶石雲根淺碧洞去忘歸紫
芝行可舉方恥稽叔夜林卧方沉湎

支登覆釜山遇道人

前人

真氣靈竈裏知君嘉遯幽山堦壓丹穴藥井通泆流道人
帝經出洞中携我遊欲騫白蛻去且爲紫芝畱忽憶武陵
李別家疑數秋

夜歌

唐韓愈州人

靜夜有清光閑堂人獨息念身幸無恨志氣方自得樂哉
何所憂所憂非我力

觀觀

前人

觀觀當世士所憂在饑寒但見賤者悲不聞貴者歎大賢
事業異遠抱非俗觀報國心皎潔念時涕洟瀾妖姬坐左
右柔指發哀彈酒殺雖自陳感激寧爲歡秋陰欺白日泥
潦不少乾河堤決東郡老弱隨驚湍天意固有屬誰能詰
其端願辱太守薦得充諫諍官排雲叫閭闔披腹呈琅玕
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河之水二首寄子姪老成

前人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年不
見今使我生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汝使我鬢髮未